

華藝出版社周大新著

紅桑椹

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系

周大新，53年生，70年入伍，短篇小說《漢家女》，《小診所》獲獎。中篇小說《軍界謀士》、《走廊》、《舊道》獲獎。作品被譯成英文、法文、朝文。其小說《漢家女》改編電視劇獲獎，中篇小說《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編電影《香魂女》，在柏林第35屆國際電影節上獲金熊獎。



你渴望了解：血火迸濺險象環生的戰爭風雲嗎？你憧憬堅韌而沉重平凡而輝煌的軍旅人生嗎？你對博大而深邃敏感而多情的軍人的心靈世界有興趣嗎？請傾聽來自12位軍旅作家心中的吟唱

ZHONG GUO DANG DAI ZHU
MING JUN ZHONG ZUO JIA JING PIN DA XI

綠 色 風 景 獨 特

紅 桑 椹

周大新著

華藝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书名：红 桑 椹

作者：周大新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化工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242 千字

印张：11.5

版次：1993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书号：7—80039—873—0/I·379

定价：8.00 元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平同志文艺思想指引下，军队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众多老中青作家以饱满的激情、新颖的手法和独特的文学样式，讴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颂扬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人新事，创作并推出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和价值的文学佳作。为展示军旅文学的新景貌，我社将出版由王蒙、徐怀中、冯骥才主编，冯牧作序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该套丛书首批选用了12位作家的创作精品，每位作家一集，每集20万字左右，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文学评论等几种主要文学样式。

为促进军旅文学创作，不断推出军中文学新人，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军中作家的优秀作品，希望军内外广大文学名家和爱好者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首批12种)即将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

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

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仅从首批12种书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

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 者 的 话

有许多曾经显赫的人死去了，有许多曾经诱人的东西消失了，有许多曾经辉煌的日子被忘却了，人，应该变得理智和冷静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冯 牧 (1)
作者的话	(5)
红桑椹	(1)
风水塔	(9)
屠户	(18)
武家祠堂	(45)
汉家女	(61)
小诊所	(72)
暮鸢	(84)
蝴蝶镇纪事	(94)
走廊	(150)
世事	(233)
军界谋士	(266)
铜戟	(306)

红 桑 椹

在我们豫西南，桑椹红都在阴历五月。每年的那个时候，孩子们围着缀满桑椹的桑树，用棍子打，用手摇，再不就干脆爬上树去，摘些红的、紫的桑椹吃，把一双嘴唇吃成了红的、紫的，一边吃，还要咿咿哑哑地唱：红桑椹，染嘴唇，吃了桑椹见情人，两人脸上会留印，印儿红，红印儿……

在陈小椹准备投向这个世界的时候，桑椹恰也开始红了。小椹妈偶然地从四奶奶那里听说，怀孩子的女人，每日吃五颗红桑椹，连吃七日，生下来的孩子五官正、七窍通、肤色好、身子壮，于是便让丈夫每日去镇头的那颗老桑树上采集五颗红桑椹吃下，三十五颗桑椹刚刚吃完，小椹便迫不及待地哇哇着落地了。

四奶奶的话仿佛真有几分道理，小椹长大之后，七窍通、身子壮自然不必说，五官在一张圆脸上确实安排得极是精巧，而且肤色莹白中透几分粉红，使见到她的人都禁不住想多看一眼，以致当她从部队通信学校毕业分到二连的那天傍晚，二连所有的男同志们都把有些吃惊的目光聚在了她的身上，有人还自主地叫了一声：嗨！

小椹虽是来连队当通信技师，但官样儿却一点没有，仍像在家、在校时那样，爱笑、爱唱。她的笑极好引发，常常为一句话就能笑上半天，有些调皮的老兵故意逗她，说：陈

技师，笑一个！小湛先是生气地噘起嘴，跟着就又忍不住咯咯地笑开了。她的爱唱更是出名。逢过节日连队开晚会，只要有谁喊一声：请陈技师来一段，小湛便毫不推辞地站起来，一甩乌亮的秀发，抻抻衣角、裙角，把手腕上戴的那个窄手镯向上捋捋——那手镯上缀有两颗用桑木雕成的小桑椹，是她小时候爸爸亲手给她雕成的，她一直戴着……尔后大大方方地走上舞台，用她那又甜又脆的声音唱起来，或是一段豫剧：花木兰从军；或是一段越调：穆桂英挂帅；或是一段曲剧：樊梨花征西；或是一首歌：巾帼英雄……每次唱完，热烈的掌声几乎要把屋子冲破。只有一次例外那次她开口唱的是豫西南民歌《红桑椹》，她刚唱到：“红桑椹，染嘴唇，吃了桑椹见情人，两人脸上会留印……”连长郭涌突然间站起来叫：“停止！军营不要唱这东西！”这一声喊叫把小陈惊呆在舞台上，她红着脸，鼓着嘴，眼中满是泪。她恨恨地看着郭涌，在心里叫：好你个郭涌，你敢出我的丑！咒你眼睛、头秃，一辈子说不上媳妇！

就是从这以后，她和郭涌结下了怨。

小湛对连长郭涌，原本就有些看不惯。郭涌的脸生得好黑，皮肤粗得厉害，而且还有络腮胡子。天！他妈妈生他前为啥不也吃点红桑椹？小湛第一次见他时就在心里嘀咕。现在再加上这件事，小湛对他就越加地有些烦。自此，她见了连长，话，自然是很少说的，而且不时地把那一种不屑的眼光投射到连长身上。有时，当郭涌向她交代完工作转过身去时，她还会让自己的嘴角露出一丝鄙夷来。小湛对连长的这种怨气，到了那次打靶时，竟愈是加剧、变重了。

那次打靶，是干部手枪射击。男干部们打完之后，郭涌

把连队的四五个女干部带到了靶台前，小湛也在其中。这几个女干部包括小湛打手枪都还是第一次。郭涌大约是考虑到这种情况，开始前就很仔细地讲了打靶须知。小湛虽然站在那里，但因对连长不满，就很不愿让郭涌的声音进入耳中，只嫌对方啰嗦。待到郭涌下了子弹上膛的命令后，小湛的右手食指刚挨着扳机，就不由自主地一动。跟着便听啪的一声，一颗子弹钻进了有云的天空。这枪一响，吓得小湛一呆。旁边的郭涌一见，便厉声吼：“不愿打给我下来！”

“谁不愿打！”呆在那里的小湛，这时朝郭涌转过身来委屈地辩解。她根本没意识到，在她转身的同时，也把手中的枪口转了过来，而且辩解时右手的食指又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这下可好，只听“啪”的一声，又一颗子弹飞出来，擦着郭涌的大腿窜了过去。这一次把小湛的脸吓得煞白。没容她从呆怔中醒过来，手中的枪已被郭涌夺走了。

羞、愧、恼，使她的眼泪涌了出来。

打靶结束，小湛一天没吃饭，在床上躺了两天。

第三天起床后，她拿过自己的手枪，先是拆了装，装了拆，把枪的构造在心里弄熟，而后独自提枪去了射击练习场。七个月后，当第二次手枪射击开始时，小湛的八发子弹，七个十环，一个九环。报靶员欢喜叫：与全国手枪连射冠军的成绩只差一点！连长郭涌这时眉开眼笑地迎上前夸奖：“小湛，打得漂亮！”

“少说好听的！”她瞪起一双杏眼，一扭头就走了。

小湛记着郭涌的仇，郭涌却仿佛并没意识到。一天傍晚。郭涌竟手拿一本《计算机入门》来找小湛请教。连队的干部中，只有小湛当初在学校里进修过计算机专业课。当时正在

那里读报的小樾，见郭涌进来，本想冷言几句将他赶走，但机灵的脑子一转悠，竟想出了个恶作剧的主意。只听她一本正经地讲：“想学计算机可以，不过计算机操作时要求十指灵活，这点做不到，理论学了也白搭！你得先练练这一着，办法是用织衣针织白纱窗帘，两个窗帘织完，咱们再开课，如何？”

郭涌听罢，竟连连点头，说：“好！”

当郭涌的脚步声在门外消失之后，小樾扑到床上纵情地笑开了，直笑得眼泪从腮上的酒窝里溢了出来。

第二天，小樾发现，郭涌在用买来的织针和白线勾织窗帘，织得极认真。

小樾捂了嘴，踉踉跄跄地笑着跑开了。

以后几日，小樾看到郭涌仍在极认真地勾织，她也依旧地笑。到了第七天晚饭后，她看到郭涌还在宿舍里满头大汗地织着，小樾却把笑换成了惊愕，她先是无声地在门外站了许久，而后轻手轻脚地走进去，扯起郭涌刚织了一半的窗帘看看，说：“行了！”

郭涌欢喜地站起来问：“真的？”

她点点头，又急忙扭开脸，她怕他看到自己脸上那丝莫名其妙的不安。

从这天起，小樾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郭涌讲计算机知识。到了这时，她才知道，这位黑脸的连长脑子非常聪明，什么问题只要讲一遍，他便能立刻理解并牢牢记在心里。她也只是在这时才发现，这个皮肤粗糙的连长，心还挺细挺好，有天她给他讲课时头有点疼，偶而皱了皱眉心，他便专门跑去卫生室给她要了药，而且是捧着开水杯看她吃下才又落座。几

个月后，当郭涌熟练地在计算机显示屏上打出：“感谢你，我尊敬的陈小樾老师”时，小樾忽然间觉得：郭涌那张黑而粗糙且有络腮胡子的脸，其实还挺耐看。

此后有一段时间，不断地有红娘、月老来给小樾介绍对象，介绍的对象中有参谋、有技师、有医生，还有一个年轻的参谋长，但小樾都用一个奇怪的理由回绝：他们没有络腮胡子！这理由把介绍人惊得目瞪口呆。小樾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但，什么也没发生。

一天，小樾无意中从女伴们那里得知，副营长要给连长郭涌介绍个对象，准备第二天让双方见面。她听后身子一抖，脸上随即现出了一种异样的神情。当天晚饭后，她借口汇报工作进了连长的宿舍，郭涌见她进来，急忙起身给她倒茶，趁这当儿，小樾取下自己右腕上那个缀有两颗木刻桑樾的手镯，悄悄地放进了郭涌办公桌的抽屉里。这个事做罢，小樾说了几句话便告辞出来，径直向营部走去。在营部，她找到了副营长，大大方方地说道：“副营长，郭涌和我准备结婚，你觉得什么日子好些？”副营长一听，眼睛睁得鸡蛋般大：“真的？你们俩？！嘿，我怎么不知道？”

“这还有假？”小樾脸红红地答道，“他早把俺的手镯要去了，一直保存在他三屉桌中间那个抽屉里，你就从没发现过？”

副营长用手拍着大腿叫：“嘿，这个郭涌，跟我开什么玩笑？！”半小时之后，副营长跑进了郭涌的宿舍，不由分说地拉开郭涌的抽屉，从那里找出了那个缀有桑樾的手镯。全营的人都知道这个缀桑樾的手镯属于谁，郭涌见到副营长竟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了小樾的手镯，先是一愣，但片刻之后就霍然明白了，他一边听着副营长的斥责，一边浮出一个欢喜

至极的笑。

四个月之后的一个月明风清的晚上，小樾和郭涌站在大红的囍字下向来宾们分送了喜糖。当洞房里那盏荷叶形的台灯就要被郭涌拉灭的时候，小樾瞪大喜波荡漾的双眼嗔怪地问：“说！当初为什么不主动求我，反逼我去乱想主意？”郭涌噤着说：“我怕自己丑，配不上你，没敢开口。”“天呀！”小樾在扑向郭涌怀中的同时，轻轻地叫了一声，“要不是我生出那个主意，我俩这辈子又该是一个怎样的过法……”

从此，郭涌的宿舍里常常传出小樾那含爱的责怪：“就不能多吃点？”掺了情的嘱咐：“再加一件衣服！”很轻柔的催促：“还不快休息？”偶尔地，那窗隙门缝里，还能飞出小樾甜而低的歌声：“红桑樾，染嘴唇，吃了桑樾见情人，两人脸上会留印，印儿红、红印儿……”

军人生活中的突发事件自然会有。就在一天傍晚，突然间传来了上级的命令：部队要去打仗，连队的女军人留守，男军人出征。已怀孕几月的小樾听到这个消息，急忙慌慌地去邮局买了一百张邮票，悄悄交到了连部那个十八岁的通信员手上，嘱他每隔三天瞒着连长给她写一封短信，写清连长的身体情况，信上的话要绝对真实，不能有半个字的虚假。说完，还让那小通信员发誓：决不在信上写假话！这才放心回家。丈夫临走的那晚，她退下右手腕上那个缀有木刻桑樾的手镯，装进丈夫的贴身衣袋，哑声说：“想我了，就看看它。你保重好你自己的身子，别挂念我，我不管怀的是儿子还是闺女，一定会顺顺利利地让他来到世上，你回来时，俺娘俩去迎你！”

丈夫随部队走了以后，小樾除了工作外，一心盼着的就

是丈夫和通信员的信。每天下午，一逢邮车来到的时辰，小堪就拖着重身子和一些家属一起，围在了团部收发室门前。丈夫的信使她感到甜蜜激动，小通信员的信则让她心里踏实、安稳。

前方的战事在进行，小堪的产期也在临近。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来星期的一天下午，小堪在收发室拿到了一封挺厚的前方来信，没有人注意到她当时看信时的神情，反正到了当晚，她忽然在录音机里放起了歌声，而且声量极大，留守的人们一听，便都估计：她大约是从前方来信上得到了好消息。歌声响一阵后，又见她走出来，喊了几个女伴到她宿舍，她拿糖、端茶之后要求：每人给她讲一个故事、说一个笑话，故事越吸引人越好，笑话越好笑越好，她将按质行赏。就这样，小堪和几个嘻嘻哈哈、叽叽喳喳的女伴一起，笑闹到深夜。从这日开始，每天晚上，小堪总是这样邀请女伴们到宿舍里热闹，一直到她阵疼发作，被送进产房。

送她进产房的女伴们发现，她右手中紧攥着一个纸团，大家以为，那是她为了忍受阵疼而临时抓到手的一件东西。

在产房里，不管阵疼如何折磨，脸色煞白的小堪没有一声喊叫，只是咬了牙，攥紧手中的纸团，无声地忍着。

“小堪！”接生的老军医看着汗水淋漓的小堪，关切地说：“你要是觉得难忍的话，可以喊叫几声，喊喊郭涌的名字也行。”

小堪没应，仍只是拼力忍着。

终于，那时刻到了，随着一股汹涌的血流，新生命被运载来了。

小堪只听完“是个儿子”那四个字，便精疲力尽地沉入